

大山里的太阳

——记梅尔顿基金会，浙大竺可桢学院三下乡小分队衢州之行



没去过那片大山的人，不会想到里面还住着几百户人家，几百年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没有离开过这片大山；没亲自到那片大山中的村落里走走的人，无法想象那里会有那么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犹如初生的太阳，生机勃勃；没有与这些孩子及他们的老师、家长接触过的人，无法体会他们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渴望，他们欲冲破大山的束缚的艰辛。只有当你明白了上述的这一切，才会懂得要托起大山里的太阳，需要怎样异乎寻常的关注和无法想象的艰苦卓绝……



这是我们作为浙江大学梅尔顿基金会成员及浙大竺可桢学院三下乡小分队第四次来到衢县举村乡翁源小学，也是第四次利用我们的假期，为山区的小学教育奉献我们微薄的力量。我们不奢望可以为山区教育带去根本性的改变，只求给大山里的孩子多一个支撑点，能用我们内心的火花去点燃他们的智慧和理想并期待有一天他们可以放出出耀眼的光芒。

背景篇

从源说起

衢县位于浙江省的西南边，是著名的乌溪江水库的所在地。乌溪江水库的大坝所阻挡住的水形成了一个湖，使得四周原来层层叠叠的山峰成了一个个“岛”或者“半岛”，而我们去的举村乡就在其中一个半岛上，这造成了当地居民与外界的交通十分不便，进出坝区都得坐船。也只是到今年年初，通往坝区的公路才算竣工。通常，从杭州出发，需要经过五个小时的火车、一个半小时的汽车及一个半小时的船才能到达举村乡。而从船码头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地——翁源小学则还要坐 20 分钟的车。那段山路非常崎岖狭窄，车的速度几乎与步行差不多。

我们第一次接触衢县与衢县举村乡翁源小学是在 1998 年。那年暑假，在进行关于希望工程的社会调查的过程中，衢县团市委的林老师把这所小学介绍给了我们。怀着对希望工程的关注，我们翻山越岭来到了这所小学。经过该校吴校长及廖老师的介绍，我们对这所小学及周围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它是方圆几十里内为数不多的小学之一。全乡共有一百来个学生在这所小学上学，分成五个年级，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学校的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校舍是由一个有着三百年历史的祠堂改建而成的，原来是全木结构的，祠堂中原来的戏台成了教师的宿舍，戏台下的房间成了教室，而大约五十方的观戏平地则充当了孩子们的“操场”。由于教室不够，五个年级的学生不得不挤在三个教室中，同教室的一个年级在上课时，另一个年级则只能自修。所有教室的黑板都已龟裂，椅子和凳子也都非常简陋。孩子们唯一的体育用具就是摆在“操场”上的一张乒乓球台。学校没有自来水，用电也很少。整个学校只有五个教师，其中两个还是代课教师。他们负责着所有学生的各门功课，通常一个老师需要教授多个年级的多门功课。音乐课、英语课和电脑课等等对那儿的小学生可能只是一些没有概念的名词。尽管条件艰苦，这所小学的教学质量却不错，每次全乡统测时许多年级的前三名都在这所小学，所以远近的小孩子大多都在这里就读，离校最远的学生到校需要走四个小时的山路。由于家太远，一些孩子不得不从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而老师们就又增加了一份责任：照顾这些学生的饮食起居。

尽管在物质上举村乡是贫乏的，但翁源小学正对校门的黑板上猩红的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室中的“学习园地”及黑板上的一颗颗的红五星时时在提醒着我们这里的小学生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却丝毫不亚于其他地方的学生，甚至更为强烈。

渐渐熟悉

我们与衢县举村乡翁源小学的紧密联系是通过我们多次的活动建立起来的。98 年的调查顺利结束后，我们觉得应该为那里的孩子们做些什么。于是 1999 年暑假，我们第二次来到这所小学，同时还去了另一所临近的小学举村乡中心小学。我们分两批共十五人（从大一到研一的都有）花了两星期时间为那里的老师与孩子们教授了一些计算机及英语知识，并捐赠了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些文具及体育用品等。在这过程中，我们与孩子们和老师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临走的时候，大家都哭了。我们所做的努力得到了当地乡政府、学生与学生家长的一致好评。回校后我们将整个活动过程的录像剪辑成一个十五分钟的短片，并在同年 8 月举行的印度班加罗尔梅尔顿基金会第八次年会上播放，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外国朋友甚至表示希望也能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基金会中的一位老师和一位外国朋友还出资资助了翁源小学的两名贫困学生。这次活动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其实我们大学生的心紧紧连着贫困山区的小学生。从那时起，我们与那里的孩子们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过，很多人都保持着通信联系。

1999 年国庆期间，我们第三次衢县举村乡翁源小学，同去的还有正在浙大实习来自德国 FSU 的

学生同时也是梅尔顿基金会的成员的 Henning Neubaur。这次我们为孩子们带去了精心挑选的书籍与挂图，帮助他们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小图书馆。2000 年元旦及六一儿童节时，我们又给他们寄去了文具与体育用品。

把根留住

从第一次的接触，我们所感叹的不仅仅是衢县举村乡翁源小学物质上及精神上需要帮助的事实，还有我们自己能力的有限。但在梅尔顿基金会、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团委和杭州兰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希望能持续性地对衢县举村乡翁源小学进行资助。

我们认为，翁源小学的学生有着与其他地方学生一样的资质与求知欲，他们需要的是一些能够使他们了解各个方面知识的机会与条件。同时，我们深知，举村乡的未来将由今天在翁源小学读书的孩子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希望我们是在帮助举村乡的未来，希望我们的活动能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知识的种子，开阔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的学习与生活更加有目标与动力。而作为我们参与实践的大学生们，这一活动，作为一种不平常的经历，增加了我们的阅历，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上了一节生动的国情课，让我们认识和感动于许许多多为了山区教育而奋斗的人与事，同时加强了我们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我们也希望这一活动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使全社会意识到那里的贫困，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对山区的教育做一点贡献。

一年又一年，我们中的一些同学毕业了，另一些新同学又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对衢县举村乡翁源小学的资助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活动篇

今年是我们第四次来到这个小山村，那里的学生和老师像以往一样热情地迎接我们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似乎是一群使者，一群将新事物、新文化、新思想带进他们的生活的使者。他们眼神中对新事物的期盼总使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完成好这个使命，尽可能每次都带去不同的东西，使他们对学习多一份兴趣，对生活多一份好奇，对人生多一份憧憬。因此这次活动我们决定开设类似于第二课堂的课程，教学生们许多课堂中无法学到的知识，如手工剪纸、地理常识、成语故事、趣味科学小实验、趣味数学、电脑知识、外语以及各项体育活动等。

由于山区本身信息的闭塞和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教育思想的惯性作用，再加上翁源小学本身有限的师资力量，导致这所学校的学生们长期接受的只是书本上的一些极为单薄的知识，思维不够开阔。而在近一段时间，连以前一直开设的手工课也被停了。考虑到这些客观的、也是当地现在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就把活动重点放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方面上。

我们首先就“暂时恢复”了被停的手工课，对象是所有的学生。令我们诧异的是，折纸对于他们来说竟然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的模仿能力和动手能力充分说明了继续开设这样的课程的必要性。宇宙的起源，地球的形成和结构，陆地和海洋，这一切蒙着神秘面纱的事物对刚入学的低年级学生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仅如此，生动的地理常识课还给了他们一次自己表演火山爆发情景的机会。中国古代的成语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故事，但却不常为人所知。在我们的不断引导下，开始有些拘束的孩子们在课程结束时能够用形体语言形象地表演出他们对成语的理解。科学小实验和数学，相对于前面的课程显然有些偏于专业和枯燥，因而我们就尽可能把那些与生活中有趣的自然现象和游戏结合起来，尽量使学习变得有趣生动。使人意想不到的实验结果和使人必胜的游戏策略都使高年级的学生目瞪口呆，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激发学生们对未知事物的兴趣和他们的探索精神，使他们能够学会琢磨生活中、游戏中蕴藏的原理和规律。电脑知识和外语无疑是学生们接触最少、也是最感兴趣的，我们自然也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所以这次我们介绍了因特网和最新的电子商务知识。此外，同去的一位德国朋友还英语、手语并用地向学生们介绍了他的国家，并上了一堂有趣的德语课，学生们学得很快，但奇怪的德语发音也让学生们笑得前仰后阖，真是典型的轻松教学。体育课算是最自由的一门课，没有特定的时间，只是在课间和其它休息时间自由进行。山里的孩子有

很好的身体素质，但是学校的客观条件使他们无法开展丰富的课外体育活动，因而我们就尽我们所能和学生们一起玩，包括篮球、乒乓球、下象棋等等，他们的象棋高手还险些把我们的“棋王”掀下马。顺便我们也教了他们一些简单易行的课间游戏，学生们学会后就经常自发组织起来玩。我们的活动是短暂的，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活动能起到引导和激发的作用，使他们能够自己去发掘、去探索、去尝试、去体会，学会学习的方法，培养学习的能力，并应用到将来的学习中。

除教课外，家访也是我们的主要活动之一。放学后，我们走访了一部分学生的家庭，主要是一些我们资助了的学生。我们在家访中大致了解了这些学生家庭的生活条件状况以及生活来源问题，同时也问了学生在家中的表现情况，结果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些学生都十分勤奋，能帮助家里做很多的事，学习也是十分优秀。

在衢州的最后一天，我们组织了一次联欢会。学生们准备起联欢会来还挺象那么一回事，做得有板有眼，十分认真。前一晚，许多的学生自愿留下来排练舞蹈等节目。第二天的演出和活动都很成功，一位三年级的女学生和我们中的一位“老师”主持了这次联欢会，小主持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很有主持人的架势。其他的学生表现得也很积极，又是唱歌又是做游戏，还有智力竞赛，玩得不亦乐乎，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主动地参与了各项游戏。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联欢会上涌现出了不少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个别学生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智力题还是需要动手的比赛都出类拔萃。心灵手巧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决不会亚于城市里的同龄的孩子，着实使我们感到诧异与欣慰。

联欢会后，我们和学生们互赠了礼品。我们向他们赠送了许多书籍，对那个我们在去年国庆节建立的小图书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扩容”。另外，我们还带去了纸工用具（剪刀、胶水和彩纸等）可以使他们在课余时间继续练习我们教的课程，或者发挥想象，进行创造。此外还有磁带、VCD、彩笔、录音机等，学生则将他们做的手工课作品赠送给了我们。

这次，经过老师的推荐，我们又挑选了两位低年级的学生邓红泉、王臻罡，分别由99级FELLOW和97级FELLOW资助他们读完小学。他们成绩优秀，更可贵的是家庭对他们的教育非常重视。

短短的四天时间里，我们再一次为孩子们朴实的热情和求知的渴望深深感动，这些大山里的太阳是不应该永远淹没于这片贫瘠的土地的，给他们一个支点，他们的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人物篇

正如任何一本巨著中都少不了几位灵魂人物一样，衢县这所简陋的乡村小学深深吸引我们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里有那么一些富有感染力的人物。

之一 廖老师夫妇

算起来，与廖老师、吴老师夫妇相识也有三年之久，虽然每一次相见的时间并不长，但每次的交流与畅谈都显得那么默契十足。在我们这群涉世不深但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和两位年近半百仍执着于农村教育事业的老师之间似乎有一种特别朴实的惺惺相惜。人生本来就是如此，那些景遇完全不同的人在某些特定的机遇走到一起时，在那出乎意料的碰撞中，往往比那些朝夕相处的人们之间有更多的默契。

吴老师是翁源小学的校长，是土生土长的衢县人，在她身上几乎可以找到中国妇女的一切美德。廖老师是江山人，曾当过兵，退伍后就来到了这个偏僻的村落，不管当时是否决定在这里呆上一辈子，事实上是他们对翁源小学付出的太多，以至注定要在这里燃尽所有的能量。翁源村里四十岁以下的村民几乎都曾是两位老师的学生。虽然还称不上是桃李满天下，但两位老师绝对是村子里最受尊敬的人。

廖老师是那种可以被称为性情中人的人，他常自嘲为老叫化洪七公，一样好酒贪吃，且性格豪爽，他对官场上的事情总是不屑一顾，对村民、学生，还有我们这些年轻人却是仁至义尽。我们在衢州的几天，十几个人的饮食起居都是夫妇两人一手操办的，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大家在一起象一家人一样，甚至连德国人韩宁(Henning)也不例外，总是叫人家小韩，我怀疑廖老师经常会忘记韩宁的国籍，因为他总是拉住韩宁滔滔不绝地讲一大堆东西，也不管人家听得懂听不懂。

几杯酒下肚，廖老师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是文革革了我的命呀”，每次听到这里心里总会一紧，怀才不遇也罢，生不逢时也罢，谁都看得出廖老师其实是不甘心的，他不甘于仅仅是教书，如果这里的教育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村民们是无法摆脱贫穷的命运的，如果知识只能使人们从蒙昧达到文明，而不能使他们的生存状态有根本的变化，即他们总是落在时代的后面，那么知识也只能是一种奢侈品。他不甘心看着这个村子一直贫穷下去，今天村民还可以靠山吃山，谁都知道，如果资源不能好好开发利用，总有一天会用光的。未雨绸缪，作为教师，他自然比普通村民有更多的远见和更深的忧虑。从古到今一直不乏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除了这种忧虑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无力改变现状而仍痴心不该的悲情。衢州之行近尾声时，廖老师一再恳求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将浙大农学院的教授请进来，让农民们学到可以真正改变他们命运的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其诚恳让我们感动，作为听众的我们几乎泪下。

生活在城市里，又是象牙塔里的学生是很难真正理解贫穷的，这个社会还有比腐败、道德沦丧更加令人不安和羞愧的事情，即贫穷。很难期望我们这群人会有多么深刻的忧国忧民的悲绪。而廖老师夫妇恰恰就是那种为村子里几百户人家的景况不安的人。有一句话总是让我们沉重到以至心痛：“如果真的可以把你们的教授请进来，把板栗种植的问题解决了，算是为翁源作了件好事，我这辈子也就心安了。”（由于种植技术的问题，村里最重要的作物之一，板栗总是有一大半未成熟就烂掉了。）当青年人的血气方刚及理想化的思维与成年人的遍历沧桑仍执迷不悔相遇时，总会碰撞出特别的火花。这大概是我们与两位老师之间的友谊得以维系的原因之一吧。

之二 学生

在衢州翁源小学这道风景线上，孩子们永远是风景的主体。他们的纯真让我们感怀那曾经拥有的纯真年代；他们清澈的朴实，让我们浮躁的心境得到涤荡；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对新事物的热情，足以让我们单纯的动机提升为一种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追求。

正如那里淳朴美丽的自然风景一样，远离都市纷扰的孩子们保持着一种特有的淳朴与勤劳。在我们停留的四天里，年长的孩子们帮助一位老师为我们烧饭做菜，年幼的则负责打扫卫生，清理垃圾。这使我们感到不安，我们欲加入他们，可在劳作上的笨拙只能与他们的娴熟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在课堂上给他们更多的知识和快乐。

在成语故事课上，为了使课堂活泼，我们请他们根据学过的成语故事编演小短剧。可是我们发现由于他们长期习惯于死记硬背，虽然能熟记教过的故事，却不能很好的发挥想象力表演出来。于是我们给他们换了一种教学方式，要求一个学生看过一个成语后只能用形体语言表演给另一个看，由另一个猜。经过几天的学习，在最后一天的告别联欢会上，他们能够发挥想象力玩好这个游戏了。由此可见，他们的接受能力是很强的，缺少的只是正确的引导和对能力的激发。

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也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带来的书本十分受欢迎，以至于下课后仍有不少人留在教室里看书。下课铃响时，我们问他们是否要下课时，他们竟然异口同声说“不要”！同时，从那一双双盯着我的眼睛中，我们看出他们十分投入。结果也正如此，课后提问的题目他们几乎都能答出。

但也许是因为他们还太小，也许是因为他们因自己是农民有些自卑，很多孩子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很拘束，对自己完全能做到的事缺乏自信。“我做不来”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其实他们并不比城

市里的孩子差，只是缺少锻炼的机会。

可以说，这次来的学生都十分优秀，学习好，头脑聪明，又多才多艺。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分别叫翁媛媛和孙梦凝，男孩叫何黎黎。翁媛媛很聪明且学习用功，她在课堂上的表现可以说是恰倒好处，并不因为聪明而使人觉得她很突兀，而且每一次的回答都十分精彩。同时她还能歌善舞，兴趣广泛。孙梦凝平时读书很多，而且覆盖面很广，头脑灵活。我们准备的问题很少能有问倒她的。她的动手能力也很强，在联欢会上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叠星星比赛的冠军。何黎黎虽然性格内向，平时话也不多，但他聪明用功，字写得很好，爱好也很广泛，乒乓球和象棋都是他的强项。

总之，我们深信，如果能够给这里的孩子们多一点机会，他们一定能够给关心他们的人们带来惊喜。

之三 “老师”赵立鸣

赵立鸣“老师”教的是语文课，重点是介绍古代成语。由于听课的同学年级跨度很大，他从成语辞典中挑选了数十条“老少皆宜”的成语，找到出处和有关的故事并准备了详细的讲义。因为小孩子对古代汉语的理解有一定困难，所以第一堂课上到一半他就发现虽然他在上面讲得不亦乐乎，下面的孩子却都是一副迷惑不解、索然无味的样子。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改进教学方法！于是他提前下了课，琢磨着有什么好办法来激发孩子们的兴趣。他想到了他在大学里的英语课由于参与性强每次课堂气氛都非常活跃。对，要让孩子们参与到教学中！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由自己讲述成语的出处和故事，然后让同学们发挥想象力把这个故事表演出来。

第二天，他一改单调死板的教学方法，普通的成语故事被他讲得栩栩如生，而孩子们也被深深吸引住了，他们时而屏气凝神，时而捧腹大笑，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故事讲完后，他就引导同学们将成语用肢体语言或小戏剧的手段表演出来，这种加强参与性的教学方法也许是山村小学生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他们兴奋地一个个跃跃欲试，虽然他们的表演仍缺少自信，但显而易见，孩子们的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而同时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赵老师”成功了，几堂课下来，他就成为了这所小学的“孩子王”。即使在下课之后，孩子们还是会簇拥着他，问这问那，要他讲故事、一起玩游戏。而他也彻底与孩子们打成了一片。他哈哈笑着与孩子们一起吹牛，一起打乒乓球、打篮球，一起唱歌，休息的时候就给他们讲鬼故事。孩子们围着他拉着他，放学了都不肯回家……短短的几天时间，赵立鸣就和这些山村里的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因为赵立鸣在孩子们中的“重大影响”，大家决定最后一天的联欢会由他来主持。他与各位 fellow 一起安排联欢会的各项节目，并精心准备了很多有趣的脑筋急转弯题和游戏。由于时间紧迫，为了准备集体舞、唱歌等节目，他与住在附近的同学们一直忙到晚上近十点钟。第二天的联欢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孩子们热情地参与到各项活动中，他们欢叫着、雀跃着，天真的笑脸涨得通红，像过年一样开心。

联欢会结束后，“老师”们也快要走了。孩子们与他们敬爱的“赵老师”依依不舍，他们不停地问着：“明年你还会来吗？”第二天早上 5 点左右，许多孩子走了很远的山路来送“老师”们。他们看见赵立鸣，生怕再也见不到他，又问：“明年你还会来吗？”“你们可要好好读书啊！”赵立鸣回答道，“明年回来我会考你们的！”

之四 家长

在翁源的几次家访中，我们接触到了很多的家长。当然作为普通的村民，他们的生活更加能代表整个村子的面貌。而我们更加关心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态度。

这次我们提出要再资助两名学生，吴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一个一年级的女孩子，成绩很优秀。家

访前，吴老师提醒我们，也许看到的情景会让我们失望。那是一个相当陈旧的屋子，里面有种让人不太舒服的味道，女孩儿很内向，脸上还留着干鼻涕的痕迹，显然这不是个温馨的家庭，她没有得到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应有的照顾和教养。她的爸妈正在屋里做农活，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有些许改变。我们了解到这家还有一个姐姐，读完初中，因为家里供养不起，就辍学了。问及小女孩将来的学业，她父亲只淡淡的说，读得起就读，读不起就算了。看到这一切，我们只能离开了。显然，这样的学生是需要资助的。但我们知道，我们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如果得不到家长的支持，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当那个女孩子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大家有些心痛也有些内疚，似乎是我们遗弃了她一样。一个生下来就注定被遗弃的女孩？注定贫穷、注定被贫穷和无知扼杀？？我们想到那个充满霉味的家，想到这样的家庭要经历几代人才能意识到教育的重要呢？而据我们所知，这样的家庭在村子里并不是少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家境同样贫困，但仍倾尽全力支持孩子读书的家长。其实这里根本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很穷和较穷的差别。在家访时我们不止一次听到类似的声音，“哪怕要饭，也要让孩子念书，能读到多高，就读到多高！”这样的家庭正是我们愿意资助的。我们相信在一个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中，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而且这样的家长懂得怎样将我们微不足道的资助转化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激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家访时，那些家长的朴实和热情总是让我们受宠若惊。他们不会说很多客套的话，更没有太多的刻意修饰的感谢的言语，就是那样淳朴地把一杯杯水，一盘盘鸡蛋，李子送到我们的面前、塞进我们的口袋。此时孩子也是同样的乖巧，用他们从大人那里学到的内敛含蓄的待客之风接待我们。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总可以从一些点滴小事中得到体现。

家长们在孩子的成长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呢？并非所有贫困的家庭都会造就朱德。贫穷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无知，当生活的追求简单到只为填饱肚子，他们就可能对荣辱变得麻木，那些家庭里的太阳会渐渐隐去光芒，直到与他们的父母一样麻木，外界无论怎样强大的力量都会因为缺少合适的支点而失效。贫穷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冲破自身束缚的力量，它会成为一种淳朴的动机，在需要的时候，父母那黝黑而有力的手臂会给孩子一个值得依靠的支撑。

生活篇

阿黄与阿黑

初到衢州大山之中，仿佛进入了陶渊民笔下的“世外桃源”，阡陌交错，鸡犬相闻，山里人家家户户都有养狗看家的习惯，当它看到我们这些陌生人，当然会毫不客气的凶巴巴的叫上一阵。这一下可苦了我们当中大多数女生，初来几天，尖叫声不绝于耳，女生出门必拉上身强体壮的男生做保镖，而且还要东张西望，随时做好准备。不久，我们就发现一件怪事，门口一只狗遇到任何人都叫，就是遇到包云帆不叫，而且尾巴还摇的挺欢。于是，女生们恭恭敬敬的前去取经，原来包云帆把每天饭桌上的肉骨头都用来“收买”门口的兄弟们了。于是，每天饭桌上吃剩的骨头成了紧俏商品，而附近的狗则吃的像过年一般欢，而且对我们服服帖帖。特别是一只小黄狗和一只小黑狗，特别喜欢跟着我们。于是，我们干脆称他们“阿黄”与“阿黑”，仿佛自己的宠物一般。临走那天，阿黄与阿黑还在我们门口夹道相送。一位同学颇有些伤心的说：“哎，这几天阿黄与阿黑吃的这么好，恐怕我们走了之后，它会有些不习惯……”

人虫大战

当然，动物也不都是如此好收买，在这里，另一种令人头疼的东西就数蚊子了，夜深人静时就是它的天下了。山里人是没有挂蚊帐的习惯的，仿佛天生就是抗蚊子的。这下可苦了我们，一个个都成了蚊子的盘中餐。于是，浩浩荡荡的人虫大战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招儿是最原始的武器——巴掌，可不久就发现这里的蚊子的身体素质是大大高于城里的，他们特别善于在你的巴掌要接触它之前的0.01秒巧妙的逃脱，令人大跌眼镜。我们的第二招儿是化学武器——蚊香，一阵烟熏的蚊子们头昏脑胀，败下阵去，安稳一夜。可第二天，习惯了这种味道的蚊子小分队又卷土

重来，大家抵挡不住，只得高挂“免站牌”，运用鲁迅先生曾用的一种方法：用被子盖了全脚全身，由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可开始几天天气凉爽此法还奏效，随着气温上升，我们又快要稳不住阵脚。好在从杭州来时带了一瓶花露水，干脆用花露水涂遍全身，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蚊子依然不慌不忙，积极运用“游击战”的思想，墙角里，饭桌上，小河边都是他们的战场，而且时间也由晚上拓展到全天候。没法子，就当自己献过一次血，为动物保护又做出了一些贡献吧。在回来的路上，大家数着自己身上的包，“17, 18, 19……”看来，这次人虫大战以我们的撤退告终。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战略转移”，下一次我们将带来更先进的武器……

午夜惊魂

由于我们一行共十三人，在住宿时只能两个人一张床。而在包同学和黄同学的床上，只有一床被子。由于白天天气挺热，大家也没有在意。可谁知山中气温昼夜相差极大，到了晚上，温度低得要把被子裹得紧紧的。开始两人相安无事，可半夜中，包同学突然梦倒掉入冰窟，惊醒一看，原来被子以被黄同学团团裹在身上。包同学试着拉一了几下，没有效果。犹豫再三，他开始发力，眼看被子被拉过来一半，谁知黄同学正在梦中扮演武林大侠，一套漂亮的“无影脚”，粉碎了包同学夺被的企图。此后两人你来我往，大战20多回合，被子纹丝不动。包同学没有办法，睡又睡不着，干脆起床跑了两圈，想回来趁热接着睡。可不久，他又从“泰坦尼克”的最后场景中醒来。怎么办？他想推醒黄同学，可又失败了。百无聊赖中的他干脆坐在床头看黄同学睡觉。刚看两分钟，黄同学突然睁开双眼，瞪大眼睛足足有一分钟才大惊失色道：“你想干什么？不睡觉看着我有什么企图？”

媒体篇

与已往的做法不同，这次活动我们尝试邀请媒体参加，同时努力争取来自学校及公司的支持。在活动的准备过程中，我们向衢州的各个新闻单位发出了邀请信。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衢州晚报，衢州日报，衢县报，衢州广播电台都派记者来到翁源小学，进行了实地采访。衢州市团委和校团委对我们的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同时杭州兰德技术公司向我们的活动资助了三千元。(这是兰德公司第二次赞助我们，去年他们也资助了三千元。)

以前我们总是认为，只要凭借我们的力量，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力量毕竟是单薄的，我们也许可以把一件事情完成得很好，达到预期的效果。可是然后呢？翁源村需要资助的学生绝不止我们资助的那四个，我们赠送的图书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对新知的渴求，而中国又有多少个贫穷闭塞似翁源的村子呢？对于贫困学生的资助不是某些个人或团体的行动可以解决的。我们邀请媒体的介入，一方面是为了使自我的价值得到进一步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为这个村庄争取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有人来关注，翁源小学的自来水至今没有解决；三间教室的学校实在可怜；从举村乡到翁源村的路算是有了，可至今还是坑坑洼洼，路边随处可见塌方的痕迹，窄窄的路面，现象环生，严重阻碍村子和外界的交通；那些小学里优秀的学生到了中学里就变得默默无闻了，为什么，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山里还存在着对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无法通过科学的途径致富的农民只能靠山吃山……

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改变现状，但我们由衷地期待，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大山里的事情。

最后我们还想感谢校团委，兰德公司，衢州市团委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多么希望还会有更多的爱心支持我们，一起托起大山里的太阳！

感受篇

之一 来自99级新Fellow

为期六天的衢县之行已经结束了，但是它对于其参与者的影响远未结束。无论是这次活动的施者

还是受者，在这短短的几天中，相信都会有一些无法为他人所代替的经历与感想。We are renewed somehow. 下面我想简单谈一谈自己的几点感受。

跟那些小孩子们在一块儿的这几天，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快乐。他们大多数从未受过城市生活的熏染，仿若浙南山间的新笋般鲜嫩，纯朴，而可爱。那脆生生的，未加雕琢（自然也不大懂得客气）的童言童语，不仅仅是偶尔令人忍俊不禁，更多的是蕴含着一种有如赤子般的真。在三天的课时中，由我负责给他们上了两次手工课。课程进行中，他们那毫不隐藏的对新事物的好奇（所谓求知欲？），积极的想自己动手（所谓参与精神？），还有对自己已有知识不加修饰的纯然的真实的自豪与骄傲，都始料未及的令我震撼，甚或是激赏。而且，他们所处的环境并没有我们先前想象的那样闭塞。与同龄的城市孩子相比，这里的孩子或许在见的世面上有所不及，但在知识的掌握方面并不逊色。比方说，他们或许没有亲身听过音乐会，甚至也许不知道贝多芬或者冼星海，但是他们在联欢会上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不知会令多少拥有 MTV 多媒体天天唱卡拉 ok 的城市孩子们自愧不如。至于其它，以这些孩子的智力和学习欲望来说，所缺的只是机会而已。

除了孩子们，翁源小学的老师们以及翁源村的村民们也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翁源小学，主管的廖老师和吴老师尽心尽力的安排我们一行的食宿问题，还对我们这次活动谢了又谢，尽管事实上是我们给他俩添了许多麻烦。而在两次家访中，村民们拿出家中最好的东西来招待我们，还有一个劲儿的说不好意思。所有这些，还有他们言辞中，举止中，眼神中流露出的那种对所谓“有文化的城里人”的尊敬与好奇，都让我深深的感觉到，这儿真正缺乏的，是一条获取新知识与新技术的途径而并非其它了。

之二 来自 98 级 Fellow

这次是我第二次去衢州举村翁源小学。上次在那里只呆了半天，只是有一点粗略的印象而这次则是彻彻底底的感受。

初来的最大印象当然是风景。青葱的山峦，潺潺的流水，以及融于山色流水的黄土屋，古木宅，让我不自觉的想起曾经在脑海中千百次浮现的若即若离的画卷。安顿下来后便开始感受这边的饮食起居。然后是这里独特的人情风味。我的心情也开始由欣喜若狂，逐渐转为平和进而是沉静中的欣慰与不安。

就我个人而言，这次行程与其说是一次大学生奉献爱心，去农村体验艰苦生活的社会实践，倒不如说是一次感受另一种生活方式，引发自身思考的良机。就我自己到过的地方而言翁源的确是一个相对落后贫困的地方，但谈不上是最穷的，好些地方要比这里闭塞贫困得多。但也许正因为这边贫困但又并非彻底闭塞彻底贫困的状态使得它比之于沙漠荒原更具有思想上得冲击力。

首先该被发问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为何而去的。是想带给那边的孩子们一些外边世界的精彩玩意儿，好让他们不再没见过霓虹灯之前就匆匆离开人世，还是想带给他们更多的动力更强的能力，好让他们再不久的将来获至真正的幸福？抑或是想野心勃勃地带给他们一代又一代走出我们所谓困境地原动力？我们所能做的其实很少，几本寒碜的图书，几台过时的电脑，几堂尽管充满激情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英语课、电脑课。我们完全没有信心说能够改变这里的世，也很难有信心说能对几年以后的翁源产生什么看得见的影响。不过我们至少是做了，让这边的孩子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见识了闻所未闻的 INTERNET。我们猜想总会使几个人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暗下决心，与他的出身，与他的命运，与他一切所认为的不平等做最顽强的抗争。于是几年之后，这里有了能让村里人引以为豪的亮点，有了更多与那精彩的世界叫板的勇气。于是，这里开始有了更多的人走向我们认为的更精彩的世界。其实我也只能这样猜想而已，也不管他是否自欺欺人，当我们将目光稍许从那几个我们假想的亮点上移开时，我们陷入了更大的迷失。对于其他人而言，我们所带来的恐怕就不只一时的决心和几年的奋斗，还有那长长的压抑，焦灼，不安和痛苦。我们在他们面前晃动了几张我们自认为精彩的名片，却让他们陷入了长长的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的感叹”。

倘若说，他们是生活在梦幻之中，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将他们从梦中叫醒，告诉他们一切满足

都是彻底的虚假，却又不再给他们任何实质的满足。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所做的更多的岂不是带给他们焦灼和不安定。

说道这里，其实我们已经触及到了两个角度。一个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在这里确切的说是从整个村庄的生产力角度。一个是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角度。从前一个角度出发，我想我们所做的应该是好的。在这个角度上来说，评价是简单的，因为它是有较为明确的公认标准方向的。我们的努力至少可以使一些人多一点在这个标准下与人竞争的能力。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标准和箭头。除了一部分人之为人的基本前提之外，我们很难对与个人有如此大关联的问题作什么自以为是的分析和品评了。到这里，我们几乎已经陷入无法跳脱的不安。但我想我们还是会做下去，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为整个社会做些事情。至于，个人我只能期望他们和我们能获致一种平和，宽宏的心境。其实就算不能，也无妨。我们尽可以在这样的传承启合中恣情感受活着的味道。

之三 来自一名德国 Fellow

After I had already spent a couple of days with the ZU Melton Fellows at the Weng Yuan Primary school in autumn last year, this time it was my second trip there.

So many things including the most picturesque scenery of mountains and water, the school and a number of students were already familiar to me. The teachers welcomed us heartily and tried everything to make our stay there most comfortable and enjoyable.

During their earlier activities the ZU fellows had also taught different lessons to the students. This time we could help the students to repeat knowledge learnt before and could continue teaching lesson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history, English, computer and handicraft.

I myself participated in the English classes and after having spent almost one year in China found it easier than befor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tudents in Chinese both during the lessons and afterwards during sparetime activities.

For me the partnership of the ZU fellows with Weng Yuan Primary school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projects conducted under the roof of the Melton Foundation. It closely corresponds to the Melton fellows' potential both in size and the area of activities, that is teaching and passing on knowledge to younger students in a region where education is not readily available for all the children.

The Melton fellows make their contribution without question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as a whole to provide adequate and affordable education to all people as the country's rapid development continues.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are among the most asked-for resources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so the project seems a small, but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at remote rural area. And I feel happy to have had the chance to be part of this project again.

译文：

去年秋天，我曾和浙江大学的梅尔顿基金会成员们一同在翁源小学呆了几天，而这次则是我的第二趟衢州之行。

那里如画的山水风光，学校和一大群学生对我来说已不再陌生。那里的老师热情地欢迎我们，还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逗留舒适而愉快。

在早先的活动中，浙大的基金会成员也曾教过那些学生各种不同的课。这次，我们就可以帮助学生重温学过的知识，并继续教授诸如汉语、历史、英语、计算机和手工等科目。我自己也参与了英语课。在中国住了将近一年后，我发现无论是在上课时还是在下课后，用中文与学生交流都变得比以前容易了。

在我看来，浙大的基金会成员和翁源小学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梅尔顿基金会中最有希望的社会服务项目之一。这个活动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地域上都恰倒好处地发挥了基金会成员的潜力，那就是将知识教授给那些教育尚未普及的地方的孩子们。

当这个国家迅速持续发展时，梅尔顿成员做出了他们的贡献，而没有质问政府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向所有人提供充分而又可负担的教育的责任。教育与知识是现代社会最急需的资源，所以这个服务看似微小，却对推动偏远乡村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再次成为这一项目中的部分。

沉思篇

沉重的翅膀

无论从哪一种型号的地图上，大的，小的，长的，扁的，你都很难从中找到一个叫举村的地方。在辽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小小的举村甚至算不上是中国农村的最小缩影。但是就是这一片偏远，贫穷，崎岖，封闭的小山村，使我们疯狂的着迷，迷恋于她的青山绿水，迷恋于她的淳朴民风，迷恋于她的可爱的孩子们的天真的，充满好奇的，求知若渴的大眼睛……没有合同，没有约定，但是每年我们都会尽我们的力量，背着沉重的书或者电脑或者录音机来到这里，做我们所能做的。但无论谁都知道，我们罄尽全力所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自己的不自量力，对他们的无关痛痒。

我们走的时候小孩子很早很早爬起来，哭着送我们。当车越开越远，越开越远，我仿佛看到那些可爱的小孩子一瞬间变成了凤凰……但是她们却拖着沉重的翅膀想飞而不能，在地上苦苦挣扎。

我并不想感情用事的抱怨他们的悲哀在于他们生不逢地，我在衢州的几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发展了200年仍然只有198口常住人口；又是什么原因让我几乎看不出她明天的发展希望。我们捐了钱，我们送了书，我们动了情，可是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让我们的履历表上多一点经历，对于那些孩子们，没有任何帮助，完全是我们履历表下的牺牲品。

愚昧的政策

鸡公山富了，因为她有一座山；芙蓉镇富了，因为她有一条河；但是有着叠嶂峰峦，又有着绵绵绿水的举村依然是一贫如洗好象是有点讽刺。

鸡公山成了旅游热点因为几十年前有些洋人盖了些在当时很另类的房子，然后又有国家领导人去住了几天；芙蓉镇现在熙熙攘攘，完全是因为谢晋导演的芙蓉镇。好象一个地方是不是能成为旅游胜地，如果她不是历史上就已经大有名气的话，就只有靠运气了。我想，如果衢县可以发展成旅游景点，一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经济收入上局部的空白；如果衢县可以发展成旅游景点，那里的孩子们就有了更多的接触外界的机会，也就意味着有更大的机会摆脱沉重的翅膀。

你可能会说，鸡公山和芙蓉镇的成名并不是偶然。我们也无力对一个村子的发展枉加评论，可是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衢县的知名度呢？

闭塞的交通

没错，是交通。我们从杭州出发，坐5小时的火车，然后坐1.5小时的汽车，然后还要坐1.5小时的船，最后坐40分钟的汽车才能到达目的地！！！所以，国家领导人是不会来的，太累；姜文和刘晓庆也是不会来的，太苦。冗长的火车，气闷的轮船，和颠簸而危险的山路上的疯狂小巴士，几乎使举村和外界隔绝开来，我想这也正是衢县200年来得不到发展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交通一直得不到发展呢，除了天然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自己自足的农业

其实,这不只是举村的悲哀,这是全国2.2亿农户和9.1亿农民共同的悲哀。规模经济不足、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我国9.1亿农户户均拥有耕地面积仅为0.41公顷,数量众多的农户在有限的而且被分割的土地上进行着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生产,这种“袖珍农业”因为规模过小影响了农业效益和农民收益,更不用说在衢县这种开山耕田的地方。一小片一小片的水稻,一棵一棵散种的栗子树,这里的农民并没有欲望把自己的农产品看作是可以用来进行交换的商品,而只是上辈子传下来的可以维持生计的,一种活着的方式。所以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强烈的愿望去打破天然交通不便的屏障,宁愿终老于此。

但是举村本身的农业(哪怕是自己自足)也可以说是效益极低。一方面,缺少科技的支持。所种的栗子树据说有一半烂掉在树上。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第一,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相比,比较效益偏低;第二,种植业与林牧渔业相比,比较效益偏低;第三,农业与非农业相比,比较效益更加偏低。所以,一部分人弃农从工。就本质来说,这无可厚非,但是……

挖肉补疮的工业

举村的工业是造纸,唯一的工业,经济的支柱。但是造纸厂的微不足道的发展,是以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一位老师领我们去捕鱼,清澈的小溪,活蹦乱跳的小鱼,留给我极深刻的印象。

“再去捕鱼吧?”有一天,我问当地的一个小孩子。
“鱼?这里早就没有鱼了。”他很惊讶于我的无知。
“没……没有鱼?什么叫没有鱼!?!?”我的惊讶远远超过了他的。
“都毒死了……”他很平静的说,似乎是情理之中“造纸厂天天排毒……
其实我知道,每个月只准排一次……但是他们受贿给乡政府……所以就不管……”。
“是行贿,不是受贿。”
突然他很兴奋地说:“要不要去看看?造纸厂的废水。”

如果说目光可以燃烧的话,我相信这些造纸厂早已化为一片火海;如果说思想可以杀人的话,那些只图眼前利益不顾一切又肆无忌惮地开造纸厂现在又排污的人也早已不得好死。当我看到那些黄黄的黑黑的粘稠的液体象毒蛇一样缓缓的,扭曲着,钻入溪流的身体。进入身体的部分,缓缓地扩散出一样黄黄的黑黑的粘稠的脓液,越扩越远。我心痛地几乎流出泪来。

“你们来这里吃的鱼,是我们从外面买进来的。”他迸出来愤愤的声音。又象一把刀,缓缓地插入我的心脏。我满脑子都是去年这个时候,捕鱼时快乐的时光,还有清澈的小溪,活蹦乱跳的小鱼。可是满眼都是伤痕累累的小溪,愤愤不平的孩子。

开造纸厂的人显然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但也许他们并不晓得;村民只知道鱼死光了,但是却不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孩子们只看到没有了过去的捕鱼时的快乐,却也许不明白他们被剥夺的远远不只这些。可是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落后的教育

这里没有什么象样的中学,孩子们小学毕业后就面临了选择。比较宽裕一点的而且又有教育意识的家庭会把孩子送到外面接受新的教育;而其他的,生于举村,长于举村,老于举村最后死于举村。对他们来说,举村就是整个世界。

同去的两个德国人问我:“为什么在中国,当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都不太高?”

为什么?因为中国太穷,没钱抓教育;没钱抓教育,所以教育质量差;因为教育质量差,所以

科技不发展，民众素质低；因为科技不发展，民众素质低，所以经济搞不好；经济上不去，所以没钱；因为没钱所以没钱抓教育。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这也不仅是教育的问题，也是意识的问题。有一些家庭算不上一贫如洗，孩子也极聪明，但由于意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或说意识不到良好的教育对孩子终生的影响，他们缺少那种肯为孩子的教育勒紧裤腰带的牺牲精神，殊不知自己孩子一生的幸福，快乐，前途，才能，就这样被毁掉，这里面自然有诸多无奈。除了家庭，还有政府，或者说他们的影响更大，比之其它问题，教育的见效是长期的，相当缓慢的，也许需要几届政府的共同努力。那些不太大公无私的官员们自然会对其中的厉害关系加以衡量，于是就出现了翁源小学的自来水仍未解决的问题，出现了两个班级挤在一间教室里的窘境，出现了没有操场给孩子们运动的遗憾。

我们究竟在做什么？

记得鲁迅曾经说过铁屋子的故事。一群人被关在一个黑暗的铁屋子里沉睡着。那么要不要在他们被闷死之前唤醒他们？

我不知道。

也许在我们来之前他们并不知道举村之外的世界。我们告诉他们最高的山是喜马拉雅山，最长的河流是尼罗河，通过电脑可以给美国的朋友发信，坐上飞机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是他们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们根本给予不了他们什么，无非是书，还是电脑，还是一年的500元钱。我们不是亿万富翁，也不是救世主，可是我们带给他们理想和梦。也许，我们送给他们的理想会和他们所生所长的环境有很强烈的冲突，我们带来梦想的时候也许同时注定了他们将有的痛苦和挣扎。结果也许只有无奈和屈服。如果那一天，他们跑着哭着求我们给他们曾经讲给他们听的精彩的世界，我们除了难过之外还能再给予他们什么？

对于我们，就象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西西弗受众神惩罚，每天早上把一块大石头艰难的推上山；但是每天晚上这块石头又会滚下来。第二天，他会再把石头推上去，到了晚上石头会再滚下来。如此周而复始，永远没有尽头。但是他不肯屈服，永远地把石头一天天地推上去。

也许，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人知道，甚至带来的一切毫无意义。可是我们会永远坚持下去，坚持用真情和付出带给他们应该属于他们的.....精彩的世界。

对于他们，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我们，而是舆论，是社会，是那些还有一点同情心的...贪官污吏。他们真正所缺少的，不是关心，不是关怀，而是关注。

尾声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什么地方是注定贫困的，那连绵的大山不应该成为村庄与城市之间永远的阻隔。记得亚里士多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举起整个地球！那些大山里的孩子缺少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支点，以及加载在其上的力量，让他们可以象城里的孩子一样茁壮成长，直到有一天放射出自己的光芒。作为梅尔顿基金会的成员，从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也是被资助的，不同的是我们获得的是一个从好到优的支点，而那些孩子们需要的是从一个仅仅为生计而奔波的人到对家庭、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的支点。我们希望可以给予这些孩子们建立这样一个支点所需的物质及精神支持，即便凭我们的能力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希望至少可以为这个支点召唤更多的力量与支持。我们把教育作为我们最力所能及的切入点，也期望以教育为契机，让大山里的太阳们终有一天可以冉冉升起！

给予希望，给予营养，呼唤希望，呼唤关注！！